

論語注

康有為

□ 12
3266
5



8888

門 12
號 3266
卷 5

論語注卷之十四

南海康有為學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五章

釋文凡四十四章朱子析作四十七章正義曰憲不稱氏疑此篇即憲所記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史記引此憲作子思邦作國又下引子思曰克伐怨

欲爲一章

憲原思名穀祿也言有道之國可仕而食其祿若無道之國覲顏朝列則爲可恥此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相反蓋以救時爲心者則可就無道之國以立節爲志者則不宜立無道之邦義之淺深異也道大者宜學聖人否則當知此恥矣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

知也今本無子思曰此從史記弟子傳以史記爲今文必魯論也且有子思曰乃是合章吳志鍾離牧傳注引此作原憲之問于

孔子曰作孔子曰

昭和十五年
四月二日
購求

子思憲字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忌欲貪欲四者在人如火奇毒爲害甚大禁制不易若能降伏可以爲難若仁則爲元德有惻怛之心博愛之理天地一體萬物同氣能制其魄者僅能克己自守尙未有益于人故未及能仁也故孔子云不知蓋以尊德性行仁爲學者日事擴充不必防檢而其道日大蓋魂自清而魄自禁也以遏惡欲守義爲學者日事防制雖極力勉強而其道日隘學者根資不同皆可入道而行仁者遠矣孟子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使有積倉而無怨曠得孔子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義故知苦心潔身之士絕已之欲而不能濟世非孔子所貴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士當志大道尊德性則神明天游別有至樂下視人世宮室皆土壤腥膻也若仍懷居則必溺于體魄而無所

得于神明夫士之所貴者養神明也常人之所以賤者事體魄也溺于體魄者只爲凡民而不得爲士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厲也孫卑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繁露曰義不訕上智不危身荀子迫脅于亂時窮居于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春秋于定哀多微辭君子固有殺身成仁之時而亦有明哲保身之義風雨如晦獨善其身行無所變苟無救于世而投身于凶燼以言賈禍亦智者所不爲故言孫也聖人之道甚多要權其時地輕重大小各有當也學者宜盡心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躬行心得之餘雖木訥而言必有中有言者挾才辯文詞之美雖醞釀而行未必相符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

私累故能見義必爲勇者動于血氣未必合于公理明有德有仁之能兼有言有勇也荀子非相篇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心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辨又曰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教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又性惡篇仁之所在无貧窮仁之所亡无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二文並足發明世人多尙言勇而迂德仁故以此曉之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史記弟南宮括說文羿作焉當是古文論語今不從陸德明于書無若丹朱傲作臯下文有傲唐是作不應有兩傲字則臯是人名卽此也南宮适卽南容也按馬作南宮綰諡敬叔卽仲孫閱也說文羿爲帝嚳射師天問稱堯時十日並出射九日而落之孟子稱逢蒙殺

之者說文引虞書若丹朱梟論語臯盪舟陸德明述之同卽此管子曰若敖之在堯書偁罔水行舟是也或疑爲臯卽象傲如鮫稱櫓机與丹朱爲一人則盪舟無據益滋訟耳若僞左傳有羿篡夏浞篡羿而浞子澆滅斟尋靡復夏事皆劉歆據竹書天問僞竄入之一發之于襄四年再証之于哀元年按史記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若有一朝中亡之事史遷豈有不知譬如王莽篡漢而作史者但書平帝崩光武立雖極空疏必無此理孟子稱羿爲逢蒙殺非浞也諸傳注之說因此紛亂皆不足信據也禹盡力溝洫故亦稱躬稼太古尙力故适稱羿有力者終死禹稷有德者終王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适以孔子盛德無位借以重孔子者故孔子不答而适識見如此其遠故稱其君子美其尙德孔子卒爲教主天下歸之真有天下果如适言蓋德與力自古分疆而有力者終不如以德嬴政亞力山大成吉斯拿破侖之聲

靈必不如孔子及佛與耶蘇也此爲萬古德力之判案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此合人心術行事言之君子心術固純于仁者然行事或偶失而爲不仁亦有之若小人心術既不仁則行事即有善行必不得爲仁矣故觀人者不當論一二行事而當別其人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勞勉也勸也愛之至者欲其成就則勸勉之如慈父之教子督責備至忠之至者欲其無過則誨諫之如忠臣之諫君謇諤勤拳此乃人情之至非爲立義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漢書人表作卑湛潛夫論風俗通有卑氏創釋文作輟

命者辭令此言外交之約章文辭也外交關係最重一字之失貽累國民無由改悔故必選合羣賢或外交專門之家或博學能謀

之士或老于政治之才斟酌損益然後詳審精密鮮有敗事也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國語作子太叔世太字通故太室偁世室太子偁世子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外交官子羽公孫揮修謂增損之飾謂節刷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孔子善之故稱以爲外交之法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于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子產爲政尙猛而孔子稱爲遺愛稱爲衆母蓋服田疇教子弟一切猛舉皆以愛人諡爲惠人孔子真知子產者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昭王欲用孔子乃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喪身禍國所謂自以爲

是不可入堯舜之道故但言彼哉而不贊一辭或曰鄭子西公孫夏也然人無可稱恐非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是可謂之人物也不關當時之治亂不足謂之人不繫一世之安危不足謂之人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無者也若舉世變動舉世注仰功名不朽可謂之人與下章成人相類惟管仲可當之伯氏齊大夫名偃駢邑地名卽邢紀地爲襄公所遷者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諸葛廢廖立李平及諸葛死而思葛皆以功德服人之心管仲真有存中國之功令文明世不陷于野蠻故雖奪人邑而人不怨言功業高深可爲一世之偉人也孔子極重事功累稱管仲極詞贊歎孟子則爲行教起

見宋儒不知而輕鄙功利致人才蒸爾中國不振皆由于此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處貧難處富易事境之常蓋處貧非樂天知命不能而處富則但知足好禮已可也但人當勉其難而無忽其易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孔子嘗稱公綽之不欲是也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于才者也人之才性各有短長當否當其才則見效違其性則失職此借公綽以論用人之宜也當列國競爭之世爲弱小衝要之官內治外交艱難繁劇非有專門應變之才不易勝任若以廉謹之人當之安得不覆餗故子產之強鄭實難于管仲之霸齊嘉窩之立意難于俾士麥之霸德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周生烈注卞亦作弁漢書東方朔傳作弁嚴子是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

可以爲成人矣

文選曹植責躬詩注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此曰上有子字文選鸛鳴賦李注引久要上有君子二字阮

籍詠懷詩顏注引要作約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韓詩外傳新序有莊子勇事史記陳軫傳卞莊子有刺虎事後漢書班固崔駰傳同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潛足以養魂勇足以強身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于內而文見乎外則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其爲全人亦成矣蓋天之生人與人魂魄形體才力聰明實有令人人皆才全德備之質特世方幼稚教化未至故人皆偏憾不稱天性未成爲全人若當太平之世教化既備治具畢張

人種淘汰胎教修明人之智慧淡泊勇力藝能禮樂皆人人完備而後爲天生之成人也見利思義則廉節見危授命則忠烈久要不忘則誠信此皆子路所長而言必信行必果實士之末者然生當亂世治具未備科學未張有此獨行亦可爲成人之行矣蓋亂世人之資格與太平世人之資格迥遠聖人不得不因時世而節取之若成人之實則非令普天下人皆備智慧潛泊勇力藝能禮樂非治教之至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明古讀如羊卽

禮記雜記之公羊賈叔公明高卽公羊高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姓賈名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皇本其言其笑其取下俱

有也字論衡篇增篇同知實篇引後皆作后
儒增篇知實篇並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朱子曰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于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以者不當以也後禮爲人後者爲之子立嗣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臧爲以大蔡納請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助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致防而奔齊其辭甚卑人不知其要君孔子發其以邑爲要蓋誅意也此爲據亂立法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

漢書鄒陽傳引作法而不諱或是魯論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權詐也漢孫根碑蔡足譎權二

主爲春秋霸主英名震于當時孔子因論其短長也晉文挾天子以令諸侯伐衛以致楚處處用術故孔子惡其譎而不正齊桓以衣冠會而不以兵車會問楚罪而拜王命葵丘五禁皆得公理故孔子美其正而不譎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糾桓公兄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桓公先入而立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于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失節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桓公葵丘以前皆衣裳之會葵丘之後爲兵車之會呂氏春秋柯之盟莊公與曹劌皆懷劍劫盟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匡皆從此生矣新序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

柯之盟也九合自柯之後則兩鄆兩幽糧貫陽穀首戴甯母也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乃也又再言以深許之蓋仁莫大于博愛禍莫大于兵戎天下止兵列國君民皆同樂生功莫大焉故孔子再三歎美其仁孟子之卑管仲乃爲傳孔教言之有爲而言也宋賢不善讀之乃鄙薄事功攻擊管仲至宋朝不保夷于金元左衽者數百年生民塗炭則大失孔子之教旨矣專重內而失外而令人誚儒術之迂也豈知孔子之道內外本末並舉而無所偏遺哉

○子贛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贛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霸者有天下之別名但未一統革命廢王如希臘之代蘭得日本

之大將軍耳法之拿破侖似之卽德之該撒受封教皇亦爲霸耳觀魯朝貢于晉而不朝貢于周可見蓋封建之世有此體後世無之今普爲德聯邦盟主禮與聯邦平等而稱該撒眞春秋之制也匡正也微無也被髮編髮被之體後左衽襟向左夷狄之俗也夷狄不得亂中國諸侯不相尋兵伐保華夏之族存文明之化功德至大孔子自以爲受其賜蓋保種族教化之功莫尙焉後世若五胡不亂華金元不入中國文明之程度必不止此當時若有夷吾民亦至今受其賜也文明教化乃公共進化所關一亂則不可復若劉石之陷洛陽隋之破金陵金之入汴汴奴之入羅馬突厥之入君士但丁均于文明有損實爲天下之公罪有捍禦之者亦爲天下之公功微管之言稱許之至亦保愛種族文明之至宋賢妄攻管仲宜至于中原陸沈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後漢書引此莫上有人字

庶民一夫一妻而無妾故曰匹夫匹婦諒小信也經綏也莫之知人不知也中論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指召忽言之蓋身名小種族之文野大以管仲較之召忽則召忽行果節烈僅同匹夫匹婦之自縊而已蓋孔子之道貴仁有可以救人者則許之至于保救天下之文明則仁大莫京孔子自稱堯舜文王外未有若管仲者子路子貢泥于尋常之小節而責管仲孔子乃爲比較其功罪是非而此義乃明蓋施仁大于守義救人大于殉死宋儒乃尙不知此義動以死節責人而不知其非宜仁義之日微而中國之不振然有管仲之才之功則可不死否則背君事仇貪生失義又遠不若召忽之爲諒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夫僎釋文又作撰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臣家臣大夫僎家大夫也檀弓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也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爲公朝之臣也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亂世古俗崇世胄別人等以貴治賤不以賢治不肖孔子惡世爵而尙平等尊公理而重賢才故春秋譏世卿而王制立貢士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文明之道也故曰可以爲文舉人才忘勢分平等級故孔子美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皇本作子曰後漢書明帝紀注

亦作曰字釋文子曰一作子言唐石經邢疏作子言皇本無道下有久字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視鮒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喪失位也仲叔圉卽孔文子也三人皆衛才臣賓客無違軍旅能整二者乃保國之要務若能治賓客而軍旅不修則弱國不能言

公法若能治軍旅而賓客多失則一國亦不能敵眾強若兵勢能強外交能講雖無內治亦足自保古者民愚以神道設教故巫覡之權甚大國民蓋聽命焉故宗廟鄭重為內治之要此言任職得人雖無道可以保國若更有道其何敵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皇本作其為之難

怍慙也凡為一事必深計長慮思終防變故朝受命而夕飲冰至于內熱事成則有陰陽之患事不成則有人事之患其難其慎如此故倡言大難若大言不慙則其敢言之始已未計及條理曲折則難望其成功也

○陳成子弑簡公釋文弑本又作殺皇本作殺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

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鄰國自得干預其內事討其賊臣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國語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蓋孔子既明大義又審事勢非同迂儒但陳高義而已

公曰告夫二三子今本無二字皇本高麗本皆有二字下告夫三子者之三字告並同唐石經則惟此句有二字而下

二句無之釋文之三字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則釋文亦見別本但不取之今從唐石經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尊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謂弑君之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

無權而待命三家可為歎恨也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皇本無也字

朱子曰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魯

事如此孔子亦知事必不行但不可不言以明大義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皇本也作之

君尊而威故事君者皆外爲容悅而內懷欺詐勿欺則盡忠犯顏則直節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尊魂神由清明而進至于窮理盡性以合天小人用體魄由昏濁而日汚下至于縱欲作孽而速戾然罔念作狂克念作聖其終相去若天淵其始相去一間耳可不慎哉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于己也爲人欲見知于人也爲己者其終至于爲人爲人者其終至于喪己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朱子曰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于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惟與下不出其位義同故舊本與下合爲一章以明素位不願外之意則

正不妨重出所謂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者存焉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位者職守之名各有權根不能出權根之外故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究其終責任所在

務以盡職則所思者亦以不越職為宜如兵官專司兵事農官專司農事不得及它乃能致精也若士人無位則天地之大萬物之夥皆宜窮極其理故好學深思無所不思思用其極程子曰能思所以然是天下第一等學人蓋學人與有位正相反也學者慎勿誤會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皇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

言大而夸行有不逮君子恥之蓋言易而行難故常欲言行相顧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自責以勉人也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人之生世憂患迷惑恐懼乃共苦者極樂大明無畏乃神明之至人道之極得此則原始反終游魂為變歷百千萬億世而無阻無害得其道者為君子孔子

自謙才能而子貢以為自道蓋孔子深得極樂之道隨入何地皆懽喜自得而永解苦惱者也備極大明隨入黑暗皆光明四照而永無迷失者也浩氣獨立隨入危險皆安定從容而絕無畏懼者也故仁智勇三者乃度世之寶筏也孔子之言道如此學者宜亟求之勿以為佛氏之所同而割人道之鴻寶以自沈淪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方人鄭本

作謗人盧文弨考證為古論謂方與謗通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于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孔子蓋欲子貢之反求諸己也言汝身豈皆賢乎我則自治之不暇也聖人事事務內蓋以明明德為本所以與俗學異歟鄭作謗左傳庶人謗蓋言過失之事實為謗後世展轉易義以謗同誣故不用或古論之異義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皇本作患已無能也

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聖人於此一義蓋屢言之故記者亦並載之其丁寧反覆欲學者求已而不求人求能而不求知者至矣學者其可負聖人之諄諄乎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人情固多詐多不信入世既深閱歷既久則若舉世皆惡人而處處先用其逆億矣此誠亂世之風也君子以誠待人不欲逆億惟有詐與不信來者皆先覺之蓋自誠而明有如此是乃為賢者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鄭作丘何是釋文作丘何

本或無與字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皇本日上有對字

微生姓畝名也漢書古今人表作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畝也畝名呼夫子蓋耆老之隱淪亦創教者栖栖皇皇也佞悅也譏孔子

奔走欲為佞以希世疾惡也固沈淪石隱也孔子以道濟天下拯救生民故東西南北席不暇暖哀饑溺之猶已思匹夫之納隍天下有道且不與易其悲憫之仁如此彼僅知潔身自愛者塞斷仁心豈不可疾哉數十年羈旅之苦車馬之塵萬世當思此大聖至仁之苦心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驥雖有力其稱在德譬人有才而無德則亦不足稱也智伯有五才而卒以亡其國故德為貴此明尚德之義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報復也或人老氏之徒也老子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老子之道皆不因天理加高深以行之佛氏耶氏亦然然老子以天地聖人皆不仁百姓萬物皆芻狗冤親平等故德怨可平等但使有以取

人則以德報怨可也以怨報德亦可也故但節取以德報怨一言似加常人一等安知其不含忍而以術取人其後報之尤烈也且彼云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則大怨亦報以德人殺其父彼亦孝事之如父于人心安乎于公理可行乎諸子創教其大謬多類此中國大害皆在老子其詳見吾難老一書

子曰何以報德

言于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于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若報怨以德報德以德則人施德者且怨其甚則無人以德施人是不可行也冤親平等之高論非不能言無如無以報德一語可詰倒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表記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孔子亦未嘗不美

以德報怨者為寬仁然不可立為中道而責之人人蓋無以勸人將無以德施人其害必至母不養子而人道可絕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于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蓋施報者天人之公理孔子之大義父母之恩至隆亦不過為報德而已故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彼以此來我以此往視其大小多少而因以報之理之至公所謂直也孔子之道不遠人因人情之至順人理之公令人人可行而已非有鑿而深之加而高之此所以為中庸大道而天下古今所共行也孔子非不能為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過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亦必不能為大道孔子即不言之矣耶氏過仁亦以德報怨或以此尊之然實不能行則未知孔子中直之為人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贛之問也

子贛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于人而不尤人下學人事而上達天命蓋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卽勉強稱之亦寡能稱天地之美神明之容神聖與天合德故惟天知之也至今泥小康之制而說以孔子爲小康泥形體之說而說以孔子不言神魂蓋數千年尙無知聖者宜孔子之發歎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公伯寮亦門弟子字子周廣韻以爲魯大夫子服氏景謚伯字孟氏之族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信伯寮之讒而悲子路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孔子立命故易道之至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得之不得曰有命道之行與廢亦有命蓋自虞舜起匹夫而爲聖帝微子生王子而遭亡殷太公八十漁釣而成大業顏子之三十陋巷而遂天死皆非人力所能爲也有天命在助我者命使之攻我者命致之故知命則不怨天不尤人矣孔子之待伯寮孟子之待臧倉皆歸之天命學者信得命過自能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日日可栖皇以救人亦時時可優游以卒歲此所以爲聖人也

○子曰賢者辟世

天地閉賢人隱遯世沈冥與世長絕者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四辟者各視其遇淺深大小雖殊而時命大謬則大隱中隱各行其當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包氏咸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荷蓀長沮桀溺辟地柳下惠少連辟色荷蕢楚狂接輿辟言黃瓊應劭王弼則以逸民當之皆出古文家附會包氏爲今文先師故從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者孔子斯人是與萬物一體

饑溺猶已悲憫爲懷慈父操藥以待子病其色嘿然明知昏濁之

世而後來救之故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仁人之心不忍若是忍

此所以爲聖人也知不可而爲晨門乃真知聖人者不然齊景衛

靈公之昏庸佛肸公山之反畔陳蔡之微弱衰亂此庸人之所譏

聖人豈不深知而戀戀徘徊其愚何爲若是哉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釋文作何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

孔氏皇本作孔子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

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旣而曰鄙哉硯硯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硯硯石聲包氏咸曰以衣涉水曰厲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已若

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此衛風匏有苦葉之詩譏孔子

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與慄同決也果哉歎其果于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于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惟有不忍之心即有不能已于斯人之與去之不可行之不能所以為難聖人終其身于栖皇道不行而不悔蓋生生世世無盡無窮救人濟世亦無盡無窮故易既濟之後終于未濟聖人時時亦未濟處處不厭亦不捨所以為孔子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也伏生大傳說命篇三引故從之今本作諒陰無逸作亮陰呂氏春秋作諒闇公羊何休注漢書五行志作涼亮諒皆梁音通陰與闇通即今庵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書無逸篇梁闇天子居喪之廬名有梁而以草被之者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于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三年之喪蓋孔子創制自天子至於庶民無貴賤如一以子生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懷所以報也古無定制禮稱至親以期斷周或以期乎其詳見宰我問三年章古者惟殷高宗嘗行三年喪此如宋文帝周武帝宋孝宗國朝聖祖仁皇帝乃一賢主特行之故孔子錄以為後法居喪專于哀慕故不言子張疑王者日有萬機不言則叢脞委積故疑而問之孔子創立三年喪故託之古制故謂古人皆然國制明備憲法修明人君端拱無為冢宰奉行成法其有大事大政則集眾于庭而議之國民已治已安矣書曰納于大麓即聽于冢宰也後漢大喪以太傅錄尚書事即此制蓋立憲之國人君終身端拱而公舉冢宰聽政猶可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禮典法律章程明備則名分權限有定各盡其國民天然之責任故當兵致死民且踴躍願爲之所謂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者常惺惺之謂明德常明大明終始子之言至矣其亦無所不舉矣子路勇者以爲未足告以安人蓋普天下之對待不過人與己而已內則修己外則安人已爲無盡之功子路至勇猶以爲未足告以安百姓者種族也百姓猶云萬種如今之白黃黑棕各種族人也不分種族皆與安平此堯舜猶病不能極言其難也安人小康之治也安百姓大同之治也而必始于修己以敬自明其明德而後明明德于天下也爲治無論如何務在安之而已安之必養其欲適其性因其情束縛壓制則不能安自由自立而後能安聖人所以爲聖日思所以安人者而已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孔子之故人夷踞也俟待也夷俟疊韻與鞠躬之爲雙聲通見孔子兩足箕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脛腳骨也孔子旣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孔子德盛禮恭而原壤敢于夷俟此如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見孔子蓋亦有道之士而放于禮教者母死而歌其別自立教可見孔子惡其敗常亂俗故名之爲賊而杖之蓋雖諒其本心無他而亦深惡其敗壤名教矣希臘之芝諾內士裸身處桶其亦原壤之流者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當是古

闕黨黨名卽闕里荀子儒效篇孔子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成人乃有位童子隅坐無位父齒隨行兄齒鴈行當差在後童子違禮求進但欲速成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門人番禺王覺任初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論語注卷之十四終

論語注卷之十五

南海康有為學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四章 釋文凡四十三章邢本四十二章朱子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釋文作陣蓋晉時俗體今不從

陳謂行軍之陣列俎豆禮器兵陣凶器殺人之事不得已而用之治國當先以禮樂厚民靈公無道無志于化民而志于殺人既見孔子不問禮而問兵又仰視蒼鴻色不在孔子此孔子所以立行所謂見幾而作色斯舉矣力辟色辟言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陳饒古訓謂古論作糧鄭所注魯論作糗今本作糧蓋古論也故改從糧皇本作糧鄭振糧也史記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忌之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在哀六年興起也荀子宥坐篇孔子南適楚厄于

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糗弟子皆有饑色呂氏春秋莊子
韓詩外傳說苑並同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晏曰濫濫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爲非荀子
宥坐篇夫子告子路曰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意
不衰也易于困卦象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史記稱孔子講
誦絃歌不衰子路愠見子贛色作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
而問曰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于此子路曰
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
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
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贛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
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于此子贛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
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耨良工

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
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贛出顏回入見孔
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于此顏回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
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
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
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于是使子贛至楚楚昭王
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告子贛一貫亦絕糧色見之時聖人履險
如夷從容絃歌講學不輟蓋神明別有天游視人間之窮通皆如
幻人之變化浮雲之來往自無所動其心宜其行所無事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

依史記應合上爲一章

史記世家亦絕糧時所語子贛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
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物理萬殊非極博無以窮其變本原無二非合一無以致其通若未多識而遽言得一則空腹高心無以爲貫通之地若徒多識而不知一貫則散錢滿屋亦無以爲收拾之方孔子之道推本于元顯于仁智而後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四通六闢相反相成無所不在所謂一以貫之告曾子之一貫就其道言告子貢之一貫就其學言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世人皆昏于利欲其有賢知不馳于外則驚于遠故求知德之人甚少其有篤行之士則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若子路亦長于行而短于知者故呼而告之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漢書王

侯表引作共己蓋共與恭通

舜任官得人故無爲而治蓋民主之治有憲法之定章有議院之公議行政之官悉由師錫公舉得人故但恭己無爲而可治若不恭己則恣用君權撓犯憲法亦不能治也故無爲之治君無責任而要在恭己矣此明君主立憲及民主責任政府之法今歐人行之爲孔子預言之大義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史記弟子傳以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問行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古謂多種也二千五百家爲州說苑敬慎篇顏回將西遊問于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

身恭則免于眾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恃必免于患矣道行之而成凡可行者謂之道不可行者謂之非道故天下之言道甚多不必辨其道與非道但問其可行與不可行子張問行可謂切問孔子之言道只有忠信篤敬從之則蠻貊可行背之則州里不可行無他謬巧無他高奇而切于人事不可須臾離故曰道不遠人遠人不可以爲道也故孔子之道人格也公理也不可去者也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皇本參下有然字行下有

參直于前也包咸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篤敬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蓋念茲在茲造次不離于忠信篤敬則于人間世無不可行孔子之立人道而鞭辟切近可謂至矣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子張雖才高而于忠信篤敬之訓信受持循如此可見爲學之切矣蓋忠信篤敬偶言之則極易終身行之則極難而稍涉苟且欺詐刻薄怠慢卽一步不可行矣故孔子之道至易至簡而至難至苦因人爲道而無能背者如天下有能離忠信篤敬而能行者則孔子之道息矣非然者則範圍曲成無能過者也何必神道設教矜奇怪以誘民哉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鮪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唐石經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懷之作懷也今本作懷之從石經

伯玉出處合于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謂不仕而韜光養晦憂則違之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聖

人之道闔闢甚多德備陰陽後賢之德陋小僅知一節之美若有此類者必稱史魚之直比干之死而譏蘧伯玉之巧容微子之失節矣所謂一曲之士不足以知神明之容天地之美也安能涵蓋天下哉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今本不與下有之字皇本唐石經宋十行本岳珂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不與下無之字後漢安帝紀引亦無之字

言與不言皆無所失此必窮理甚深閱世甚熟知人甚哲而後能也然此為事機關係言之失人則失機失言則債事故不可不擇人而言若為明道傳教則強聒不舍雖不得宜亦無害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仁唐石經作害人詩注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亦引作害人今從之然人與仁通

志士守義之士仁人愛人之人也公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

君子不為無求生以害人也然人與仁通仁者近之為父母之難遠之為君國之急大之為種族教宗文明之所繫小之為職守節義之所關見危授命則仁成隱忍偷生則仁喪且魂氣無不之知氣在上神明雄毅在天為神僅去形體如削爪髮又何傷乎若貪生忘義苟存視息則魂靈睨然先就斲滅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蓋身死者魂未嘗死也若魂死則無不死矣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漢書梅福傳作厲其器今本厲作利惠棟九經古義以利為古論馮登府異文考証以厲

為魯論今皇本仁者下有也字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言利器可以助用故機器既出世界一變益友可以輔德故仁賢熏染德性日新雖有良工無利器則拙苦而難成雖有志士無君子則孤陋而焉取此專以外物助成內德益知親師取友之要而風俗教化之切也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

言言卷十五
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顏淵問爲邦

顏子曰以道濟爲懷者故問治道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夏禹所定夏小正所載是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天時周轉其道本圓無月不可爲正中國在大地赤道之北啓蟄生長在冬至之後順時授民夏時最宜周建子以十一月爲正月殷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月孔子並立三正以待後王之變通而以夏時便民故取之今猶行之歐美以冬至後十日改歲則建子矣俄及回歷則建丑矣今大地文明之國仍無不從孔子之三正者若印度則與中國同行夏時矣其餘秦以十月則久不行波斯以八月則亦微弱馬達加斯加以九月緬甸以四月皆亡

矣蓋見大聖之大智無外也今諸經所稱自春秋外皆夏時也蓋

孔子改制所定歷法

乘殷之輅

釋文輅本亦作路

輅車輪前橫木車名通作路殷輅木輅傳所謂大輅越席昭其儉也孔子以身所乘車宜爲木車若有虞氏鸞車則有鈴周乘路則有玉不若木車易製而通行也

服周之冕

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首服有四有嚴員者有卑退者有員轉者有習而垂旒者周乃卑退垂旒者蓋亦三統之一但冕文美故首服宜之孔子欲先行于當時也此三者皆禮也禮取別異故法三代禮不止此每代舉小康之制一所以通三統也

樂則韶舞

虞舜之樂憂擊鳴球搏附琴瑟以詠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簫韶九成是也蓋揖讓之和文明之至天下爲公最得中和樂之至也蓋樂主合同故孔子于六代之樂獨取民主大同之制董子稱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韶武又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又曰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務解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公羊所謂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也世積久而弊生凡志士通人莫不有改制之意孔子以大聖損益百王折其中以推行于後世尤爲責無可辭仁不能已顏子有用行舍藏之學故孔子改制時與之商定樂制宜用某朝某物宜用某王雖皆出于前代實已定于新聖六經皆孔子改制所託此爲商定改制明據自劉歆篡聖多作偽經以攻孔子以孔子爲述而非作從周而

非改制于是孔子微言絕大義乖矣論語今文爲多幸有此微言可爲証據學者可以善推之矣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樂記鄭音好濫淫志蓋鄭國之音淫靡足以惑志佞人傾辨之士足以傾邦遠色去讒然後可以貴德也白虎通佞人當誅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故孔子誅少正卯若罪未成則當遠之春秋鄭聲如今法蘭西處于歐中最高靡靡者惑于鄭聲則思淫惑于佞人則當危殆下篇所謂惡鄭聲之亂雅樂利口之覆邦家淫之害小殆則禍大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皇本人下有而字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虞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人之生也有身則有患有家則有累有國則有害而又非斯人無所與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情欲相感而利害生故與憂俱來出入以懼者也是故君子思患而預防之然猶變生不測禍來無方若無長計遠慮之思而漫爲猖狂妄行之事則憂患即在目睫矣此爲愚人無遠慮者戒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皇本無乎字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此義屢發蓋常人魄用事者多魂用事者少色之惑目有電相吸攝故好之最甚哀帝乃欲讓位于董賢高緯乃甘一獵以亡國故人情之好未有好色之甚者雖有好德者終不如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竊位如盜得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于朝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爲政時柳下惠正爲士師傳稱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是知柳下之賢知賢不舉是蔽賢出于伎才伎才出于固位

故孔子惡之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人作外論語述何曰春秋詳內小

惡略外小惡之義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責己厚則人信其公責人薄則人服其寬有公與寬人被責亦不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蓋人之生也與憂俱來處世之艱動生禍變故作爲者多憂患出入以度外內知懼生于憂患而後死于安樂若輕躁妄行動必得咎雖聖人至仁愛人亦無能救之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

釋文慧音惠魯讀慧爲惠皇本作惠此依

魯論改不知鄭君定讀已作慧也考文引古本作惠今本作慧乃古

惠通慧晉語巧文辯惠則賢後漢書孔融傳將不早惠乎注惠作慧列子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皆與慧義同小惠巧辯也言不及

言言卷一五
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惠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
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今世無教滔滔皆是雖有志士欲
救正之而畏其利口之指摘險詐之相傾此其風俗之可憂人種
之貽害甚矣

○子曰義以爲實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鄭注無君子本或無君子二字孝經三才章疏引此文亦無君子二字今本有君子字則下文何用君子哉必衍文也
朱子曰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
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此爲君子行事之法行一事
之始終本末如此若不言事而言心則立心之大本在仁也至于
行事則必以義爲質而後能隨時得宜無禮則不文而寡滋味不
孫則人忌之而阻力生不信則不堅而墮壞矣故義禮孫信闕一
不可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人心思耳目之不足病廢也心思耳目之無能亦病廢也故君子
以無能爲病專門以致精多才以爲富日求諸己而不急求人知
不見是而无悶不以爲病焉此君子所以與無實而求名者異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沒世猶沒身也名者身之代數也有是身乃有是名有其實乃有
其華然身不過數十年名可以千萬載身者必死之物名者不朽
之事身者血肉無知之軀名者光明無極之榮則代數反較真數
而尤重焉有身之時人尙有待無名猶可至沒世之後草木同腐
魂魄並逝則顧念生前淹忽隨化未有不以榮名爲寶者名在則
其人如在雖隔億萬里億萬年而丰采如生車服爲之流連居游
爲之慨慕輯其年譜考其起居薦其馨香頌其功德稱其姓號愛
其草木其光榮過于有身時萬萬故沒世無稱君子以爲疾也名
蓋孔子大義重之如此宋賢固篤于務實者而惑于道家之攻名

至使天下以名爲不肖人乃不好名而好利于是風俗大壞此則背孔子之義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中論貴驗篇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君子力學自修凡才能職業無事不求諸己小人驚外干譽凡營結請託無事不求諸人欲知君子小人之分則觀其所求而已君子亦有求但求諸己則無求人也人與己孰親不求己而求人此小人之愚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棱廉羣合衆也人各受天之才智聰明宜各獨立以上承天若不能自立而隨人則所執下人不能不與人交接和會故宜合羣以大同人若不能得衆而失人則其勢孤但自立而不犯人則無所爭合羣而不偏比則無所黨矜與爭羣與黨相似但犯人之自

由則不公有所偏黨則合羣反不大耳孔子固非以黨爲不可也不又曰吾黨之小子乎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人固有能言不能行者又有言甚清而行甚濁者採其言可也若遂用其人則恐僨事矣言有合于道有益于時則芻蕘可採陽虎可引不必問其人也若因人而棄之則慮失良策矣此爲聽言者法蓋言自言人自人本不相關也

○子贛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皇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
天下之人物雖多事理雖繁而對待者只人與己有所行者應人接物亦不外人與己之交而已己人也人亦人也此心同此理同性情或異嗜好或殊旣同爲人當不相遠故道本諸身欲徵諸己己所欲者與人同之己所不欲者則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如心而

出反諸至近而可行諸至遠蓋萬物同原人已一體至淺之理而為極善之方萬理無逾于恕者人道可以終身行之四海通之萬世從之者也夫子不言己之所欲推以與人而言不欲勿施者蓋順以推恩己所易為逆施所不欲人所難受不受則不能行為仁言則欲立立人為先為行計則不欲勿施為要道本相同而義各有宜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魏志胡質者矣字模藝文志谷永傳薛宣傳引無者矣字

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朱子曰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漢書景帝紀贊引民下無也字所下無以字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引

三代下無之字

斯民者言今之人種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之風自古相傳美化流行故人種良善吾更不敢顛倒是非以損人種蓋人之生也直宜共養此直心直道以培良種人種良則太平自易致也劉氏逢祿述何曰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皇本今下子集注本矣誤作已

史闕文者不敢用己私意穿鑿附會之也馬借人者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己也蓋舊俗淳厚猶有無我大同之意孔子歎當時俗薄史必穿鑿馬必自私蓋有我太多則可小康而日遠于大同矣許慎說文敘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燿于世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辭之極能變亂是非使人大惑而說從小不忍如婦人之仁

匹夫之勇一時小動而大謀因此而移遂至喪國亡家如劉備不能忍吳殺關羽而伐吳幾以亡蜀曹彬不能忍白重進之進兵而討遼遂覆全師則匹夫之勇也若符堅之放慕容垂姚萇而召亂則婦人之仁矣若以狙詐爲忍則又非聖人之用心漢書李尋傳執乾剛之德勉強大誼絕小不忍是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潛夫論宋葛洪涉史隨筆王舉狀議貢舉狀王臨川答段縫書均引衆好句在衆惡前風俗通義正失篇羅隱兩同書真偽章好作善亦衆善句在前卽王氏傳亦然唐石經以衆惡在上故從之

王肅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察也梁劉孝綽謂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蓋道高則召毀媚世則得名輿論似公未可爲憑不可漫聽而附和之必察之乃得其真蓋庸耳俗目本無卓識以同己爲賢以異己爲不肖獨行高世之士必見疑怪故貴于深求而察識之孟子于匡章察之于衆惡

孔子之于臧文仲少正卯察之于衆好者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皇本弘人下有也字

弘廓而大之也漢書平當傳說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引此蓋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凡教亦爲人傳而光大之否則教雖美善亦不能自大也觀耶與佛而可見可不鑒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賈子新書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

學古而有獲也然思學不可偏廢孔子不云學而不思則罔乎不學無以入不思無以出始則以學爲先終則以思爲貴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故思爲最重此有爲之言讀者勿泥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潛夫論讚學篇引此與上吾嘗終日不食爲一章當時篇簡相連未分別也

耕說文以牛犂田也餒饑也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學也者明其道正其誼而非爲謀利也故憂道之不明憂道之不行而未嘗以貧爲憂常人戚戚憂貧故皇皇謀利而未見利之可得君子皇皇謀仁義未嘗謀利而富貴乃爲君子所有此勸人擇術務其上者可不求其下得其本者可不恤其末也樊遲請學稼沮溺丈人荷耒皆隱于耕蓋士不易得祿故皆躬耕而廢學故孔子戒之今之人士多營農商而廢學亦孔子所戒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大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蓋有大智慧能創之而行不能赴者亦不能成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大理而無私以間之則知慧德行皆相赴而大業可成然或遊戲人間玩世不恭若子桑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原壤之登木而歌不莊以涖之則民慢而不敬如賣漿者之與楊朱爭席則道不尊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禮謂威儀文章智仁爲行政立教之道莊禮爲行政立教之方有內而無外有本而無末道終不完故孔子之道本末精粗其運無所不在此所以育萬物而爲神明聖王也佛亦有八萬四千威儀乃成大教蓋動民必在外貌故有智仁之妙盡美矣

無威儀文章以動人終未盡善也包氏以爲爲在位者言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可受也蓋君子于世事未必過人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龐士元之紂于爲令而展于治蜀黃霸之以太守著循聲而爲相無治效是也騏驥捕鼠不如狸而可以一日千里棟梁廁齒不如籤而可爲清廟明堂材器大小各有其分用人者宜因材器使勿以小節輕量人才亦勿以一能誤爲大器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蹈踐也水火民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也於仁亦然但水火在外仁則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蓋人者仁也不仁則非人矣故尤甚于水火而不可須臾離造次顛沛去者也

○況用水火者少誤或至殺人用仁則已愛人人亦愛己益莫大焉此生生之公理無有死者則人何不爲仁哉蓋勉人之急于仁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不讓於師當田相值也禮尚辭讓獨至於爲仁之事則宜以爲己任勇往當之無所辭讓即至于師亦不必讓師不爲則己爲之不必避長者也師止于是已可過之不必待長者也乃至博施濟衆有益人道之教治藝樂者皆可自由而爲之雖過于師可也蓋仁者人也師之所以教者仁而已上達造極乃人道之進化師意所期望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而不諒貞正也諒直也不擇是非而必于信言君子守正言不必信惟義所在鄉曲尙氣之人亦重然諾而多不出于正故孔子屢言信近於義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及貞而不諒所以防之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食其祿是後人依注妄增

言言卷十五
朱子曰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聖人以濟人爲事故立教也欲人人皆明其明德人人皆得爲聖人故無論種類之高下智愚而皆教之無所別擇收之爲徒視之猶子此聖教所以爲大也子張魯之大駟而教之爲士焉互鄉之童子而與其進醫門多疾病大匠多曲木人雖有類是在教者陶鑄爲一至于無類也類從犬無類者雖衆生亦兼化之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不同如教派殊異趣嚮殊科如老學養生而教以殺身成仁釋氏出家而謀其娶妻傳後皆相反太遠不能爲謀聖人蕩蕩如天九流並湊各擇其長吹萬不同聽其自己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於事物之理彼我之意不可艱深亦不尙佞給也然辭達亦不容易非積理極深閱事極多者不能深透乃可謂達簡練不足當之孔子言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勿輕視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顏師古注漢書人表作師免則唐初本冕或作免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聖人矜無告而哀困窮非作意而爲之自然盡其道而已

論語注卷十五終

南海康有爲學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臣屬魯爲附庸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柳下惠所謂伐國不問仁人問猶不可況見于行事乎孔子素惡

伐人國二子爲季氏宰知之故告孔子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附庸甚多自向爲莒入宿被宋遷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郛取鄆取卞皆附庸也惟顓臾在耳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取其一獨附庸之國尙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氏當時冉有或與聞之而不強諫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焉用漢書王嘉傳引作安用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言當陳布才力度已所任而後就位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包咸

曰輔相人者當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此言爲相必受責任失職則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皇本出下毀文柙本又作匣漢書文三王傳引亦作匣楨魏志引作匱

兕如野牛也一角重千斤柙檻也楨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楨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冉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本無後世引或本有之後漢書臧宮傳註引亦無後世字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子路正直未聞一言冉有徇于季氏故孔子獨責之三呼求責之深矣其後卒不聞伐顓臾之事蓋冉有藉于孔子之責力諫季氏而不爲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皇本而必下有更字

欲之謂貪其利

已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爲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于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此言近雖爲季氏發然太平大同之治亦不過均而已均則無貧今各國人羣會黨宗旨不出于此豈非至言乎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周語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

有不王則修德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謂無罪故並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於顓臾而在於蕭牆之內也邦內鄭本作封內顓臾上釋文唐石經高麗本有於字隸釋載漢字世行本依四家牆漢石經作牆

四家爲本或誤仍以石經可信據干楯也戈戟也鄭氏曰蕭牆也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陽虎公山內叛果禍發蕭牆如孔子言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政出天子此撥亂制也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蓋生人之始爲獨人漸以聚族而爲族長之世又以力爭長而爲酋長之世道路漸通制作漸備則合諸酋長而爲統一之世孔子生當撥亂族長互爭酋長互爭而民殆矣觀春秋戰國無歲不戰民苦于兵暴骨如莽故非抑族長去酋長而統一之不能安民上古族長春秋之大夫也中古酋長春秋之諸侯也故春秋誅大夫刺諸侯而務一統于天子凡物散則必歸之于一乃無患故孟子曰定于一漢唐之後中國一統封內晏然民多老死不見兵革此孔子抑諸侯大夫陪臣而統之以天子之功所以撥亂世一定之序也自平王東遷周王守府諸侯力政霸者專征故晉文之後至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定十世而霸權失于吳十一世至出公而見逐於韓趙魏智氏所謂十世希不失由此推之一統之君主專制百世希不失蓋

由亂世而至升平則君主或爲民主矣大地各國略近三千年皆大變亦自然之數也故孔子言繼周百世可知言百世之後如夏商周君主之治也

天下有道則政在大夫 今本有不字衍據舊本改定

政在大夫蓋君主立憲有道謂升平也君主不負責任故大夫任其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議 今本有不字衍據舊本改定

大同天下爲公則政由國民公議蓋太平制有道之至也此章明三世之義與春秋合惟時各有宜不能誤用誤則生害當其宜皆爲有道也洪範稱謀及庶人庶人從謂之大同傳儒士傳言與夫建韜設鐸皆欲庶人之議若如今本庶人不議則專制防民口之厲王爲有道耶與羣經義相反固知爲衍文之誤也或後人妄增○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

孫微矣

鄭氏立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于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按自季文子始專國政歷武平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仲孫叔孫季孫蓋至定哀時陪臣執政而三桓並微也下凌上替互相師學義既不安勢不能久故曹操篡漢而司馬旋踵而攘之桓立劉裕肅道成卽逐其後皆理勢之自然也愈變而祚愈短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高麗本經注作便僻後漢書爰延傳注太平御覽交友部同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于誠友多聞則進于明便圓熟也使辟謂巧避人之所忌以求容而不直後漢書佞幸傳贊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是也善柔謂工于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辯而

無學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損矣

皇本佚作逸宴與燕通

節謂制度聲容之節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不節于禮樂也驕樂則侈肆佚游則惰慢宴樂則淫溺所謂宴安酖毒三者損益亦相反也節禮樂謂以禮樂之中和自節其身也道人善則獎勵誘勸而爲善者多則已亦熏陶進德而不自知多賢友則夾輔染化而日進果能樂三益則自爲君子人矣若樂驕樂佚游宴樂則身心日放侈不見其損而日損矣驕樂佚游宴樂乃人情所共樂者不受以節而偏樂之則上損德心下損精神

言言卷二
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傲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躁魯讀作傲鹽鐵論孝養篇言不及文改今不從言及之而不言皇本無不言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傲不讓也瞽盲也日與羣小則不見其過近於君子則易形其愆知愆則可改之而德進矣故人必久事君子而後寡過自能察言觀色時而後言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此言持戒之事戒淫戒忿戒貪三者皆人所不免有體魄卽有斯欲雖君子亦不能外焉以人爲血氣所成無血氣則不能爲人有血氣卽爲所動血氣愈盛制之愈難惟魂極清明存養有素視如火火怨賊毒蛇猛虎極意克制乃能不爲血氣所用而克全戒行也而血氣用事又有三時自三十以前血氣充陽于下其患好淫

其戒宜在色自五十以前血氣騰滿于上其患好忿其戒宜在鬪自五十以後氣血衰敗老病侵尋無向上之心有慮後之意其患好貪其戒宜在得色鬪得三好爲人所共有少壯老之戒時各有宜當其時尤宜兢兢持戒也淫忿貪三者雖粗而極難脫去孔子諄諄教學者以持戒稍不自持終身隳壞不可不謹守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天命者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也大人教主易大人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非聖人爲教主者而何亦有作君上有位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穀梁曰人于天也以道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絕之也故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繁露郊語篇引此文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

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又曰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又曰魯宣達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亦以禍福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也大人者受天命而為君師聖言者代天命以宣意君子以畏天之故故從天而畏之小人不知畏天命故狎大人而遭刑戲侮聖人言以違大道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困苦也人之資質有此四等生而知之者晶光如日照耀洞然蓋夙根久遠歷世不忘者也學而知者灼爍如電光芒相觸蓋

夙慧亦深觸發如舊者也困而學之者然燈為明亦復能照蓋夙根輕微資今培養者也困而不學如頑石闇鈍絕無夙根故與學不入癡愚闇昧為民中之下者然生資者天也好學者人也好學則困知與生知成功如一蓋同有明德皆可証聖惟不學則永永墮落無從超拔矣孔子雖言此而意在勤學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得思義

視明則無所蔽聽聰則無所壅色見于面者忌冷而貴溫貌舉身而言忌慢而貴恭忠則言精切而竭盡敬則事詳審而不敗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九者蓋皆人事之要日用之常以此日省可謂近思孔子示人檢身思慮之法至為詳明為人格中不可少闕者施之四海而準者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探摸取也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如子路之勇可當之矣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志者救天下之志道者濟天下之道若伊尹之耕莘則樂堯舜之
道以天下自任其隱居所求如此相湯而行堯舜之道則伐夏救
民其行義所達如彼孔子時未見其人蓋撥亂反正春秋時惟孔
子耳餘無其人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
下民至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皇本德作得

鄭氏曰首陽山在河中蒲阪城南朱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
以富亦祇以異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于富而在于
異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駟
四馬也千駟凡四千匹富之至也首陽山名伯夷叔齊不食周粟
採薇于首陽山而食之至于餓死窮之至也而千秋之後夷齊與

日月同光齊景與草木同腐君主之貴不如餓死固知人之所貴
在德而不在富貴也孔子大聲疾呼其誘世覺民發聵警聵可爲
至矣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皇本不學詩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
二者下有矣字

言行爲人道之大日用之切而詩以理性禮以道行爲言行之法
詩備列國風俗政治之故又多鳥獸草木之名觸物造端比興諷
諭情深而文明辭曲而意達其感人也深故學之者能言禮備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班朝治軍蒞官行法之文進退應對
周旋揖讓趨翔之節義理燦著品式詳明其修己也敬故學之者

能立六經皆孔子所作而詩禮作自早年故教伯魚以此教門人以此蓋至切要矣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父子者傳形者也師弟者傳魂者也立教者教魂而非教魄魄則子爲獨親魂則賢爲相得故傳道者以才爲主而不在形子而才也則子思爲傳道之宗子其不才也則丹朱商均亦不在見知之列但一人之傳魄必不及天下之英才故傳道以徒爲多而教者則子與徒同本無陰厚其子之心更無故遠其子之意陳亢之私測皆非也佛子羅雲阿難皆爲徒而傳道者則在文殊普賢孔子以伯魚爲子而傳道者則在顏子而子思亦預焉其義一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皇本亦曰君夫人下有也字此詳邦君之妻稱謂妻齊也言夫婦平等無尊卑也春秋時嫡

妾之禮不正多以妾爲夫人故左傳記魯文公二妃齊桓三夫人鄭文公有夫人芊氏姜氏宋平公納其御步馬者稱君夫人君稱之曰夫人尊夫人別嫡庶也小童者謙未成人也論語記義不記曲禮似記文錯簡在此而寫者誤附焉今亦降寫附錄于此而明非論語焉

門人贛縣王德潛初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覆校

門人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于誠爾爾其歸焉
歸不歸曲歸外歸文歸歸其出而風香歸其歸今本則歸其
歸歸之曰夫人歸夫人歸歸其歸其歸其歸其歸其歸其歸其
入歸其入其夫人歸其夫人歸其夫人歸其夫人歸其夫人歸其
夫人歸其夫人歸其夫人歸其夫人歸其夫人歸其夫人歸其夫人



